

“新质生产力”发展演进及其增长路径的理论阐释

钟茂初

[摘 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演进主要表现为 在前后历史阶段转型过程中 传统的第一生产要素地位被新一代第一生产要素所取代。即“新质生产力”系指由新的第一生产要素配置其他要素而形成的先进生产力。从当今社会发展转型阶段来看,“新质生产力”则是“颠覆性技术创新”替代资本驱动增长的先进生产力 其中数字化、数字化绿色化融合是其产业载体的主要特征。是故 当今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 应从扩张新质生产要素、提高新质生产要素效率、优化配置新质生产要素与其他要素等方面寻求其增长路径。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第一生产要素; 增长路径

[基金项目]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政策取向研究”(21AZD058)

[作者简介]钟茂初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4)02-0151-07 [收稿日期]2023-11-01

2023 年 9 月 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 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① 2023 年 12 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② 由此开始,“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喷涌而出 并立即在学术界引发广泛讨论。

对于何谓“新质生产力” 相关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展开了研讨。一是认为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 表现为构成生产力各要素质的变化 是生产力的巨大跃迁; 新质生产力呈现出颠覆性创新驱动、产业链条新等一般性特征; 主导技术、产品形态、产业结构等发生明显改变; 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 新质生产力还具有数字化、绿色化的时代特征。^③ 二是认为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是创新驱动; 从投入—产出视角看 新质生产力代表对传统生产力的跃迁和能级的提升。^④ 三是认为 新质生产力以第三次和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为基础 以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绿色化、高效化为主要特征^⑤; 形成新质生产力 须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先进计算、区块链、元宇宙等构成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体系^⑥; 新质生产力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绿色低碳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与数智化机器设备、数智化劳动者、数字基础设施、海量数据、算力、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要素紧密结合的生产力新形态^⑦。四是认为 新质生产力能够源源不断地培养新产业、形成新模式、造就新业态; 产业作为生产力载体和表现形式 新质生产力引领战

①《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23 年 9 月 9 日。

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13 日。

③李晓华《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与形成机制》,《人民论坛》2023 年 11 月上期。

④《专家访谈 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义》,《人民论坛》2023 年 11 月上期。

⑤简新华《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光明日报》2023 年 10 月 17 日。

⑥陈晓红《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引擎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人民政协报》2023 年 11 月 30 日。

⑦石建勋、徐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24 年第 1 期。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为基础,对全局及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集群,具有知识技术密集、产业融合性高等特征)和未来产业(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产业形态,具有高成长性、前瞻性、先导性,代表技术发展方向产业类型)发展。^①综合性的阐释则有: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础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②

归纳起来,新质生产力有以下四重含义:第一重是,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转型过程中,从传统生产力形式跃迁到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形式,这种全新的生产力可称之为下一发展阶段的“新质生产力”。与此同时,核心生产要素出现跃迁性更替,各种生产要素围绕新的核心要素形成全新的要素组合。第二重是,在当前发展阶段的转型过程中,由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路径转向创新驱动路径。这种取代资本驱动的创新驱动生产方式,可称之为新发展阶段的“新质生产力”。创新成为新发展阶段的核心要素,同时成为生产率水平跃升和经济活动主体获得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第三重是,从当前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的总体发展趋势来判断,当前颠覆性最强、影响力最广的是数字技术与低碳技术,使得当前发展阶段的新质生产力呈现数字化、绿色化的典型特征。^③第四重是,在新的产业技术和新的社会需求背景下,不断形成的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逐步发展起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可视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表现形态。

与前述研究不同,本文将立足于不同阶段的前后接续视角,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演进及其增长路径展开学理分析。

一、从历史发展阶段演进视角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一) 从第一生产要素演进视角对新质生产力的认识

根据技术—经济范式理论,社会生产力的跃迁源自“关键生产要素”的出现。关键生产要素的更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生变量,通过影响“超额利润”,进而引致新产业的出现和新技术的应用,带来生产过程、组织形式、商业模式等重要方面的改变。对“关键生产要素”(或称“第一生产要素”)的“核心投入”,是引致新兴产业出现和新技术应用进而引致经济增长的源泉。^④

笔者对决定历史发展阶段演进之要因的认识和阐释^⑤是,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个在该阶段起核心作用的生产要素。这一要素既是该阶段生产力形成的核心、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同时该阶段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济主体间的竞争也都围绕这一要素来形成。这些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起核心作用的要素可称之为“第一生产要素”(The Prime Factor of Production),如劳动力、土地、资本等曾是某一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第一生产要素”。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第一生产要素”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该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对该要素的依存远大于对其他要素的依存;二是该要素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其他要素的贡献;三是该要素的规模和使用效果决定了其他要素的配置;四是该要素为各经济活动主体的追逐对象,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五是该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存在不对称的替代关系,该要素通常可替代其他要素,但其他要素难以替代该要素。因而,该要素的规模和使用效果决定了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某一历史阶段在发展进程的初期、中期、后期,第一生产要素的作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初期为第一生产要素扩张发展阶段;中期则因第一生产要素的扩张受到制约而转向第一生产要素集约化利用阶段;进入后期,第一生产要素的扩张和集约化利用都陷入发展瓶颈,第一生产要素的地位开始衰落,新的生产要素崛起,当新要素逐步发展成熟后

①《专家访谈: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义》。

②新华社《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详解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8日。

③李晓华《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与形成机制》。

④这一论述是张新民、金瑛对佩雷斯(1983)、弗里曼和卢桑(2007)、钟茂初(1996)等相关观点的综述。参见张新民、金瑛《资产负债表重构:基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行为的研究》,《管理世界》2022年第9期。

⑤钟茂初《第一生产要素:决定社会发展的要因》,《现代哲学》1996年第2期;钟茂初《第一生产要素: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学术交流》1996年第5期。

将取代第一生产要素的地位而成为新的第一生产要素。随着第一生产要素更替的完成,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第一生产要素”的更替是导致历史发展阶段不断演进的决定性因素。

从“第一生产要素”更替演进的理论视角来认识,“新质生产力”可理解为:从一个历史阶段向新的历史阶段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第一生产要素地位被新的第一生产要素所取代,由新的第一生产要素配置其他生产要素(包括传统的第一生产要素)而重构形成的全新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得以出现的动因,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生产力之第一生产要素的扩张和集约化利用陷入了瓶颈,另一方面是由于新的第一生产要素从原有生产要素中分化、崛起并逐步趋向成熟。第一生产要素更替逐步完成的过程,就是新质生产力逐步形成的过程,也是生产力发展从传统增长路径跃迁到新路径的过程。新的经济结构、产业模式、竞争形态将随之形成,逐步取代原有的结构、模式和形态。

(二) 由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迁转型过程的生产函数及其增长路径

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经由初期、中期,发展到后期,其生产力由传统生产力逐步向新质生产力跃迁,在跃迁转型过程中,其生产力水平由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共同构成。可采用以下生产函数来表示:

$$Y = Y(Y_0, Y_1)$$

此时,整体的经济活动(由生产函数 Y 表征)是由传统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活动(由传统生产函数 Y_0 表征)与新型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活动(由新型生产函数 Y_1 表征)组合构成。此时的经济增长,可由以下推导式来表示:

$$\Delta Y = \frac{\partial Y}{\partial Y_0} \Delta Y_0 + \frac{\partial Y}{\partial Y_1} \Delta Y_1 = \frac{\partial Y}{\partial Y_0} \frac{\Delta Y_0}{\Delta Y_1} \Delta Y_1 + \frac{\partial Y}{\partial Y_1} \Delta Y_1 = \left(\frac{\partial Y}{\partial Y_0} \frac{\Delta Y_0}{\Delta Y_1} + \frac{\partial Y}{\partial Y_1} \right) \Delta Y_1$$

由上述经济增长的表达式可知,生产力跃迁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扩张新型生产方式的经济活动规模(ΔY_1);二是提高新型生产方式的生产率水平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frac{\partial Y}{\partial Y_1}$);三是新型生产方式对传统生产方式的融合与替代($\frac{\partial Y}{\partial Y_0} \frac{\Delta Y_0}{\Delta Y_1}$)。综合而言,在这一跃迁转型时期,新型生产方式的收益水平与参与新型生产方式经济活动的规模之间存在循环促进的关系。即,新型经济活动相比传统经济活动存在较高的预期收益率或者早期收获较高的收益率;较高的收益率吸引更多的潜在主体进入参与,进而促进新型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张;规模扩张进一步提升收益率水平和预期收益率水平,以此类推,循环促进,使得新型经济活动快速发展而逐步取得整体经济的主导地位。

假设传统生产方式的经济活动主要由传统的第一生产要素(X_0)决定,新型生产方式的经济活动主要由新的第一生产要素(X_1)决定,那么,各个历史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有三条:一是扩张第一生产要素规模(ΔX_1);二是通过集约化等方式着力发挥第一生产要素效率($\frac{\partial Y}{\partial X_1}$);三是优化配置第一生产要素与其他要素($\frac{\partial X_0}{\partial X_1}$)。综合而论,这一跃迁转型时期,新的第一生产要素的收益水平与追逐新的第一生产要素相关经济活动的参与规模两者间存在循环促进关系。即,新的第一生产要素与原有第一生产要素相比存在较高的收益率;较高的收益率吸引更多的潜在参与者参与,进而促进新的第一生产要素的扩张;规模扩张进一步提升收益率水平和预期收益率水平,循环促进,使得新的第一生产要素快速扩张而逐步成为主导整体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取得配置原有第一生产要素及其他要素的支配地位。

二、从当前发展阶段演进视角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增长路径

(一) 以资本作为第一生产要素的增长模式受到束紧约束,亟待能够替代资本的新的第一生产要素崛起,取代资本驱动的增长路径

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以资本为第一生产要素的生产方式。当前阶段已经由初期、中期发展到了工业化后期,进入了第一生产要素地位衰落、将被新的第一生产要素逐步取代的转型阶段。

工业化发展到中后期,资本要素的扩张显著地受到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约束。在污染排放额度、碳排放额度受到限制的情形下,资本要素不可能如同初期、中期那样持续扩张,增长因此受到束紧约束。与此同时,在既有生产方式下,资本要素集约化水平和生产率水平也不可能如同中期那样持续提升,资本要素生产率也陷入了持续改进的瓶颈,进而使得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受到制约,不得不寻求通过改变既有生产方式的途径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由此可见,经济社会发展到工业化后期,资本作为第一生产要素的地位开始衰落,资本驱动的生产方式和增长模式也在动摇,全球经济活动主体都在试图寻求替代资本驱动的增长路径。

(二) 现实发展表明,“颠覆性技术创新”将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根据理论与实践部门的一般认识,可以得出基本判断:“颠覆性技术创新”将会是替代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颠覆性技术创新”概念,源于“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其思想来源是熊彼特的“创新性破坏理论”。该理论认为,创新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结构,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组合,淘汰旧的技术、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以获取竞争优势和潜在利润。^①

作为替代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当前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必须着眼于:一是解决因资本扩张受生态环境承载力约束而对增长形成的束紧约束;二是解决因资本要素生产率提升瓶颈而难以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困境。从现实产业技术发展来看,由大数据、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等构成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以及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形成相应的经济增长效应,符合替代资本驱动增长的一般特征。

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不妨以用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相关联的“有效投入”作为新的第一生产要素的表征指标,包括“颠覆性技术创新”相关的研发投入、推广应用所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培育投入等。“颠覆性技术创新”推广应用而驱动形成的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资本规模,可作为新的第一生产要素配置资本要素的主要表征;由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具有循环扩张的特性(即它们的收益率及可信的预期收益率高于原有产业、模式、业态,收益率的提高促进了参与规模的扩张,规模的扩张进一步提升收益率水平,收益率—规模循环促进),因此新构造的生产函数具有规模递增效应。“颠覆性技术创新”与传统产业、模式、业态的融合,则是其替代效应的主要表征。

(三) 当前发展转型阶段的生产函数及其增长路径

当前正处于发展转型阶段(亦即正处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迁转型的进程中),其整体的经济活动(由生产函数 Y 表征),是由资本驱动的传统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活动(由传统生产函数 Y_0 表征,其第一生产要素是资本 K_0)与“颠覆性技术创新”驱动的新型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活动(由新型生产函数 Y_1 表征,其第一生产要素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有效投入 X ,可称之为“新质生产要素”)加总构成。可以用以下生产函数表示:

$$Y = Y_0(K_0, E_0) + Y_1(X, K_1, E_1)$$

在当前发展转型阶段,传统生产方式下的第一要素为资本 K_0 ,而资本的扩张受到生态承载力的束紧约束(碳排放约束、污染排放约束、生态影响约束等),为简洁表述,本文以碳排放额度 E_0 作为其代表性指标。新型生产方式的第一要素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有效投入 X ,同时与新质生产要素融合的资本 K_1 依然是起着重要作用的生产要素, K_1 的扩张同样受到生态承载力的约束,本文以碳排放额度 E_1 作为代表性指标。此时的经济增长可由以下推导式来表征:

$$\Delta Y = \frac{dY_0}{dK_0} \frac{dK_0}{dE_0} \Delta E_0 + \frac{\partial Y_1}{\partial X} \Delta X + \frac{\partial Y_1}{\partial K_1} \frac{dK_1}{dE_1} \Delta E_1$$

由这一推导式可知,当前发展转型阶段的经济增长路径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寻求:一是传统生产方式下,资

^①此段文字是对熊彼特创新性破坏理论的简单综述。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本要素生产率提高($\frac{dY_0}{dK_0}$);二是传统生产方式下 碳排放额度使用效率提升($\frac{dK_0}{dE_0}$);三是传统生产方式下 通过效率提升等方式可获得碳排放额度的“变相增加”(ΔE_0);四是新型生产方式下 新型生产要素“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有效投入)对经济的贡献度不断提高($\frac{\partial Y_1}{\partial X}$);五是新型生产要素“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有效投入)不断增长(ΔX);六是新型生产方式下 资本要素生产率得以提升($\frac{\partial Y_1}{\partial K_1}$);七是新型生产方式下 碳排放额度的使用效率得以提升($\frac{dK_1}{dE_1}$);八是新型生产方式下 使用新能源等绿色化方式可获得碳排放额度的“变相增长”(ΔE_1)。

三、数字化、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当前“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增长路径

数字化、数字化绿色化融合是当前产业技术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种主要趋势,是当前发展转型的关键性动力。如前文所述,当前发展转型阶段的“新质生产力”其替代资本驱动增长路径的必要条件,一是解决资本要素扩张的束紧约束(因受到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限制),二是解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瓶颈(因受到资本要素进一步集约化使用的瓶颈制约)。从满足上述条件的现实发展趋势来看,产业经济的数字化以及数字化绿色化融合是当前发展转型阶段“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

(一) 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及其体现的新质生产力增长路径

数字经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等经济活动)驱动增长,可归纳为几种效应。其一,创新驱动效应。通过产业技术、模式、组织的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效率能级的提升和成本的显著降低。其二,数据要素扩张效应。数据作为新型经济活动的要素,在充分流动和共享的条件下,在算力等技术支撑下,既能形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效率的新模式,又能不断引致新需求和新增长点的涌现。其三,网络扩张乘数效应。数字经济具有随着用户数量增加以及用户之间交互关系的增进,产品或服务价值呈乘数增长特征,数字化平台经济就是“乘数效应”的典型事例。其四,产业融合的范围经济效应。产业融合,从线性关联的上下游产业联系升级为多重交互关联,可使得各类市场主体、消费主体获得“范围经济效益”。其五,普惠共享共创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共享网络平台,使得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其中,各方共享共创价值。其六,突破时空约束。网络空间下,传统经济模式下的运输距离、资源可及性、需求满足即时性等约束条件大大放松,使得生产函数决定的生产可能性显著提升。其七,突破经济不合理性的约束。由于数字化使得许多原本经济不合理的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行为转化为经济合理行为,使各主体的经济行为范围得以显著拓展。上述各种驱动增长的效应,显著地超越传统的资本经济模式,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增长受资本要素扩张束紧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瓶颈,具备取代资本驱动增长路径而形成新的增长路径。

对照前文所分析的当前发展转型阶段的增长路径类型来看,数字经济的上述效应主要体现为:一是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等)不断增长;二是新型生产方式下,新型生产要素(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创新、数据要素、算力等)对经济的贡献度不断提高;三是新型生产方式下,资本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网络平台等);四是传统生产方式下的资本要素生产率提高(产业融合等)。

(二) 数字化绿色化融合体现的新质生产力增长路径

当前发展转型阶段,正处于数字化与绿色化同步推进进程中。数字化与绿色化交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数字化促使绿色化目标得以有效推进,绿色化目标则为数字化提供了诸多应用场景,使数字化的增长效应持续扩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数字化推进产业结构绿色化。能源、制造、交通、建筑等重点碳排放领域的数字化改造、数字化融合,使得传统产业排放强度大幅度降低;数字化生产设备对传统资本设备的替代,促进碳排放额度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其二,产业链上下游之间进行数字化衔接,信息联通和数据共享,有助于协同构建绿色化的数字化优化路径;有助于有效供给全产业链绿色化共性数字技术;国内外贸易、

物流等过程的数字化流程,有助于全过程的绿色化。其三,能源领域从生产到传输、分配、使用全过程的数字化,对传统能源向新能源转换和替代起着支撑性作用。其四,网络平台、大数据等数字化工具,是碳排放额度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优化配置的技术基础。其五,数字化融入到绿色技术创新过程,有助于选择产业技术转换成本合理、经济—民生短期影响可承受、中长期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化创新路径。其六,在最终消费领域,通过大数据、数字经济平台的精准匹配,可使绿色产品服务需求得到精准供给和有效满足。其七,数字化相关新型基础设施,在推动传统基础设施领域绿色化的同时,促进各种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普及使用,通过用能优化、成本优化、供需匹配优化等方式助推中间需求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同步发展。

对照前文所分析的当前发展转型阶段的增长路径类型来看,数字化与绿色化相融合的上述效应主要体现在:一是传统生产方式下,碳排放额度使用效率提升(能源、制造、交通、建筑、物流、传统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数字化,各领域的精准匹配);二是传统生产方式下的效率提升等方式可获得碳排放额度的“变相增加”(通过碳排放额度的市场交易等方式实现);三是新型生产方式下,碳排放额度的使用效率得以提升(数字化融入绿色技术创新等);四是新型生产方式下,使用新能源等方式而获得的碳排放额度的“变相增长”(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新能源设备对传统能源设备的替代、新能源产品对传统能源产品的替代等)。

四、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效政策路径

根据前文对历史发展阶段演进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增长路径、当前发展转型阶段新质生产力增长路径的分析逻辑,可以归纳出当前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政策方向。

(一) 促进“颠覆性技术创新”系统性涌现,激发新质生产要素脱颖而出

促进“颠覆性技术创新”成为新质生产要素,一是要以系统创新为目标,将“颠覆性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到产业体系全局发展之中。现代产业经济体系中,单一技术和单一产业的创新很难实现整体性更新换代,需要技术链条和产业链条的整体性突破。在系统性集成创新的协作方面,政策部门应通过利益机制和协调机制促成多个产业部门、多个创新机构、多个市场主体的协作创新^①;二是对于那些能够在系统创新链条上形成新技术路径、新理念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研究开发(R&D),需要运用市场、产权激励、财税金融支持政策等手段对创新主体(企业)、创新者(技术研发者、企业家、风险投资者)、创新利益相关者予以激发;三是构建培养能够适应系统性创新的人力资源(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等)的教育体系。

(二) 通过产业政策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使“颠覆性技术创新”形成新质产业集群

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将颠覆性技术创新与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前布局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结合起来,协同推进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一是要发挥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有为政府”发挥产业政策引导作用是基于广大市场主体的共识判断,而不是政府部门人为地确定或改变产业的发展方向^②;二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推广普及过程中,与之相匹配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兴产业集群的技术发展方向;三是促使“颠覆性技术创新”及相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产业之间、区域之间、新旧业态之间能够实现兼容性融合。

(三) 促进新质生产要素的形成、聚集和市场化优化配置

在当前发展转型阶段,如何形成、聚集新质生产要素,如何优化配置新质生产要素,是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关键。其一,必须强化促进与数字化绿色化系统性创新相关的科研成果、数据要素、碳排放额度要素的形成、聚集和市场化交易,使之成为产权明晰、市场价格明确的新质生产要素,进而通过其市场信号发挥新质生产要素的作用,推动新质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其他要素。这些潜在的新质生产要素能否成型,关键在于能否合理确权,在确权的基础上实现市场化交易形成真实价格,通过市场化价格使之实现优化配置,进而通过这些要素来优化配置资本等传统要素;其二,健全各种新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机制,激发技术创新、业

^① 钟茂初《以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学术前沿》2020年11月下旬。

^② 钟茂初《“有为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理》,《人民论坛》2021年12月下旬。

态创新、数据、人力资本等要素的活力;其三,新要素的确权、新要素的有效流通与市场交易、新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新要素配置资本等方面都需要突破性的制度创新。亦即通过改革开放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①

(四) 以新质生产要素为核心构建起分工合作、良性竞争的产业组织体系

当前发展转型阶段,尤其要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市场扩张潜力的优势,通过创新创造新需求,创造与之适配的产品和服务。只有通过创新形成与市场需求高度适配的供给,需求消费主体及时广泛地积极参与,才能形成持续成长的新兴产业和持续延展的新型产业集群。此外,还要充分发挥庞大规模的市场主体在构建新型产业体系中的作用,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处于创新与产业技术核心地位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使庞大规模的大、中、小企业构建起合理分工、良性合作竞争的产业组织体系。^②

(五) 协调好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防范新质生产力陷入发展误区

当前发展转型阶段,数字化、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具有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特征,但并非是可以无条件地形成新质生产力。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尤应防范若干方面可能陷入的误区。其一,新质生产力是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的,并不以特定产业、特定技术、特定模式、特定业态作为评判依据。因此,创新激励政策、产业政策,不应为新质生产力划定特定的产业目录、技术目录,而应以能否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能级提升作为考量依据。其二,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那些尚处于设想阶段的产业预期收益率、预期市场需求、预期规模扩张能否真正成为现实发展图景,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为此,须防止其形成虚幻的高收益率而误导众多市场主体参与其中,循环往复直至难以为继。例如,过于概念化的“元宇宙”、过于泛化的人工智能及相关投资,应谨防其走向虚拟化的发展路径。其三,在新兴产业发展初期,须防范“一窝蜂”式的非理性盲目投资,以免导致新兴产业尚未成型就已经陷入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状态,吞噬了新兴产业的利润及其可能带来的规模扩张动能。其四,要防范那些效率改进有限而导致社会福利减少的“新要素替代”。例如,现实中存在为数字化而数字化的现象,对转型增长作用有限,反而导致传统生产力无谓退出,无谓减少就业岗位。即使对于那些有必要退出的传统产业、传统要素也需要形成平稳、有序的退出机制。基本原则是:总体社会福利不至于减少,利益受损群体可得到必要保障。针对上述可能的发展误区,在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并存的现实状况下,要妥善权衡,寻求可行路径,有效防范非预期结果的出现。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Its Growth Path

ZHONG Mao-chu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primarily characterized by the replacement of traditional prime factor of production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that during the transition stag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efers to advanced productivity formed by the allocation of new first factors of production with other factors.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epresents advanced productivity with digitiz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ization and greenization as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t present should seek its growth path through expanding production factors and improving its efficiency, as well as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on factors with other factor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prime factor of production; growth path

[责任编辑:王月霞]

^①新华社《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详解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②钟茂初《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学术前沿》2023年4月上期。